

五、出口遭遇困難，最主要的為國外的因素：①世界各國採取緊縮政策。②工業國家限制進口。③世界各國去年囤積的物資過多需要時間消化。國內的因素：④信用緊縮。⑤利率提高。⑥原料價格上漲。⑦工資提高。

六、促進出口的對策：①廠商應重新調整出口價格，以適應國際情勢，爭取市場。②鼓勵中小企業合併，並透過中心工廠給予中小企業援助，中小企業應採整體進口及外銷連營的辦法。③外銷連營要注重提高產品的品質。④放款、融資的利率應採逐漸下降的措施。⑤恢復過去的出口獎勵措施，特別是對於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增資股票所納的綜合所得稅考慮調整。(六)從長期來看，我們因基礎好，出口前途甚為樂觀，近數星期的出口簽證已漸增加。

七、對於進口政策的檢討：①進口關稅稅率應機動調整。②去年開放進口的政策須重新檢討(適當管制)。③對於進出口底價應作適當查核，以防止資金逃避。④大宗物資進口盈虧應有妥善的安排，最好由政府負責，俾減少外匯的支出。

八、短期出超與入超並不嚴重，國際收支平衡應從長期來看，尤其發展中國家對於入超更不必太過憂慮。

九、軍公教人員七月加薪，在整個收支數字上係小數目，希望商人協助政府共同穩定物價。

十、貨幣貶值不能輕易行之，應從多種角度加以研審。

毛共與第三世界

尹慶耀

「第三世界」一詞不創自毛共，其當初的意義也與現今有異。但，目前毛共口聲聲不離第三世界，本(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二日香港「新晚報」的「文摘」週刊第二期就是「第三世界」特輯。顯然，今後毛共的對外鬥爭策略，要以第三世界國家為其羣衆。而毛蘇雙邊或美毛蘇三角鬥爭的舞台，大有移向第三世界之勢。因此，我們就理論與事實兩方面，對毛共的第三世界策略加以分析，或許不是無益的事。

以歷史觀點言，毛共的第三世界論是由其「中間地帶」論演化而來。中間地帶一詞，最初出現於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

·斯特朗的談話」，當時斯特朗問：「你對於美國是否可能舉行反蘇戰爭如何看法？」毛澤東在答覆中說：「美國和蘇聯中間隔着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這裏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①。

當時的中間地帶似乎是阻礙美國進攻蘇聯的壕溝地帶，而毛澤東是站在蘇聯一邊的。到了六十年代，毛澤東反蘇，戴高樂反美，東西兩大集團已非復舊觀，毛共的中間地帶論也有了改變。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以「全世界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力量聯合起來」為題發表社論，文中稱：「這個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經獨立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

，這是第一中間地帶；另一部分是整個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這是第二中間地帶」。

文章雖以反美為主題，但也指責「蘇聯領導人追求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夢想」，因而美蘇雖站在兩岸，却同是反的對象。一分為二的中間地帶，實際就是毛共反美反蘇的統戰地帶。這時候，毛共不再站在蘇聯一邊了②。

本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發言，把世界鼎足三分。「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③。這裏所謂第二世界，是原來的第二中間地帶，原來的第一中間地帶成為第三世界。這些只是稱號的不同，并非實質的改變。但美蘇由兩岸走向一邊，成為第一世界，而毛共則公然站上第三世界，要領導第三，聯合第二，對抗第一了。

綜上所逃，從中間第一、第二地帶蛻變為第三、第二世界，改變的意味不多。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情形就不同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新華社」發表了一項國際資料，是關於第三世界的。其中說：

「第三世界這一概念的形成，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洶湧澎湃，幾十個國家先後掙脫殖民枷鎖，取得民族獨立。第三世界的概念開始出現。在五十年代，有人稱呼帝國主義陣營是第一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是第二世界，民族獨立國家是第三世界。隨着世界人民革命鬥爭和世界各種基本矛盾的發展，國際上出現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局面。美帝國主義的日趨沒落，使帝國主義陣營四分五裂；同時，蘇修叛徒集團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使社會主義的蘇聯蛻變成社會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陣營也不復存在。第三世界則蓬勃興起，隊伍更加壯大，覺悟日益提高，團結不斷加強」。

照這樣說法，變化可就大了。這種變化，主要是因為毛蘇關係由合作走向對立，毛共於反帝的同時還要反蘇，不得不在戰略部署上有所改變。然而，變中自有不變者在，這是必須要弄清楚的。

毛共曾經利用對日抗戰的機會，私自擴充軍隊、擴大佔領地區，但它是鎗口向內，極力避免與日軍衝突，藉以保存實力。抗戰結束，毛共竊據了大陸，也就掠奪了抗戰的成果，把自己吹噓成民族解放運動成功的先例。而當時的共產黨情報局機關雜誌「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For Lasting Peace. For People Democracy)，也鼓吹毛共奪取政權，是「殖民地與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進展」，「對於加強殖民地與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有着巨大意義」，「將是幫助它們與帝國主義鬥爭的忠實朋友和可靠堡壘」。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毛共政權十週年，劉少奇發表紀念文章，題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公然指稱毛共的「革命道路」，應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主義革命的典型④。鄧小平則應蘇聯「真理報」之請，寫作了「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一文，聲稱「中國革命」「樹立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裏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由落後的農業國轉變到先進的工業國的一個榜樣」，「鼓舞了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前途的鬥爭」⑤。

毛共既以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進自居，當然就特別注意所謂民族解放地區，它把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置於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方面，進而要領導民族解放地區的反帝反殖鬥爭，以達共產黨革命的目的。如果說毛共有爭取共產黨領導權的野心，或許應該從這一方面去求瞭解。

所謂民族解放地區，主要是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毛共堅決主張「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⑥。自然是別具用心的。

以往，雖然國際共黨文件中有所謂「殖民主義體系」一詞，但毛共却經常直稱亞、非、拉，二者的範圍是大致相同的。一九六四年以後，毛共創出「第一中間地帶」一詞，事實上仍以逕稱亞、非、拉的時候較多。

進入七十年代，由於毛蘇鬥爭的加劇，和尼克森「談判」外交的推行，世界情勢有了一些改變。一九七〇年元旦，毛共「兩報一刊」的聯合社論以「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為題，指出六十年代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

蓬勃發展的十年」。七十年代則「將是人民革命風暴在全世界更大興起的年代」，美帝、蘇修無論如何，「都逃脫不了注定滅亡的命運」。社論裏說：「毛××『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偉大真理，越來越廣泛地鼓舞着亞、非、拉地區人民的武裝鬥爭」。可見毛共所謂「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并無改變。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尼克森向國會提出第一個外交咨文，提出超級強國不能夠也不應該支配其他國家的觀念。同年春起，西方報刊連篇累牘談論超級大國問題。五月二十日毛澤東發表標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聲言「弱國可以打敗強國，小國可以打敗大國」。七月十四日，周恩來會見法國記者，提出「超級大國」「主宰世界命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的論調。九月間路沙卡第三次不結盟國家會議後，毛共更迎合該等國家高漲的反大國情緒，策定聯合中小、反對超大的策略。

一九七一年元旦，毛共「兩報一刊」聯合社論，以「沿着毛××革命路線前進」為題，鼓吹「許多的中、小國家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這兩個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已成爲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它自己則聲言：「堅決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站在一個行列。中國任何時候都不做超級大國，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在這篇社論中，有時候稱美帝、社帝，有時候稱兩個超級大國，其意義是相同的。一方面倡言中、小國家反對超大，一方面鼓吹「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其意義也完全一致。

一九七一年毛共進入聯合國，在那個一國一票的國際機構中，最有利於聯多打少的策略鬥爭。聯合國一百幾十個會員國中，亞、非、拉的中、小國家佔絕對多數，過去它們是蘇聯爭取的對象，而今毛共不肯對它們放手，但爲了便利、講起來響亮順口起見，毛共開始改用在自由世界流行已久的所謂「第三世界」來稱呼它們。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毛共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聯大第一次發言，就聲稱「中國仍然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也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中國與絕大多數亞、非、拉國家一樣，是屬於第三世界的」。從此以後，「第三世界」在毛共文件中出現的次數，就多於「亞、非、拉」了。

三

如前所述，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的說法，并不始自鄧小平，但他說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這其他地區想來應該包括從社會主義陣營裏分裂出來的一部分在內。金日成就曾經說過，北韓也屬於第三世界^⑦。然而，我們沒有辦法證明北韓是絕對親毛疏蘇，也就不能相信毛共在過去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會有多大的影響力。因之，所謂第三世界，仍然是以亞、非、拉爲主。那仍然是毛共老的革命園地。

記得一九六三年七月，莫斯科有兩項會議。一是毛蘇共黨改善關係的會議（毛共團長鄧小平），一是美英蘇局勢禁試的會議，前者是決裂了，後者却達成了協議。在毛共看來，那是黑魯曉夫有意同西方暫時妥協，專心致志來對付毛共。於是同年底至一九六四年初，周恩來率領陳毅等一大批人去訪問亞非國家，策動籌開第二屆亞非會議。在這塊園地裏開展反美反蘇的鬥爭。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周恩來抵達開羅，正值第一次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在日內瓦舉行（一九六四年三月起）的前夕，一般人預料那將是一項「南北」對立的會議，於是周恩來在談話中，把世界劃分爲「富有」和「貧窮」的兩部分，鼓動後者對抗前者。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他在迦納的阿克拉克覆迦納通訊社記者詢問時，提出了毛共對外援助八原則。二月間，又在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沙羣衆大會上再度提出。這八原則^⑧是富有宣傳和誘惑力的，但問題在口惠之後，是否繼之以實至。就在那次羣衆大會上，他鼓吹「要取得完全獨立，只是在政治上獨立是不夠的，還必須努力發展民族經濟，取得經濟上的獨立」。但如何才能取得經濟獨立呢？他說：「亞非新興國家爲了鞏固民族獨立，需要發展民族經濟。爲了發展民族經濟，亞非國家首先需要自力更生，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充分利用本國人民的資源」^⑨。

周恩來此行目的本不在經濟，而是在政治上鼓動民族解放運動，以反帝反殖、反美反蘇，籌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的目的亦即在此。

一九六四年二月他在摩加迪沙羣衆大會上聲稱：「整個非洲大陸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一九六五年六月，又在坦桑首都達萊撒聲言：「今天不但在非洲，而且在亞非與拉丁美洲都已出現了最有利的革命形勢」。誰知

這些話引起一片責難之聲。肯亞政府於翌日憤怒地聲明：「肯亞政府不明白他（周恩來）所指的是那一類型的革命，但肯亞政府決心防止一切革命，不管其性質如何，不管它是發自內部的，或是受外來影響而發的」。當時坦桑的「東非標準報」也說：「周恩來應該要求他的助手，使他保持耳目常新，趕上時代。要知道，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今天在非洲這一部分土地上，已像渡渡鳥（Dodo）一樣完全絕跡了」。

亞非拉國家不歡迎毛共的「革命形勢」，又因為接受美援或蘇援，不願跟隨毛共去反美反蘇。第二次亞非會議不曾開成，毛共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表「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一文，聲言：「當前世界形勢的特點是，在國際階級鬥爭日益深入的情況下，正在經歷着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政治力量正在劇烈分化和重新組合」。接着，毛共就進入文革中的造反外交時期，在亞非拉不斷碰壁。

一九六九年四月毛共九大之後，改換為笑臉外交，對於亞非拉國家的爭取自更不遺餘力。另一方面，談判時代的大國對話使中小國家有受冷落之感，加以國際間貧富差距的擴大，經濟民族主義的抬頭，和石油武器的使用等等，使得「南北」對立的情勢加劇。毛共量肯放過此等機會？於是就「第三世界」不離口了。環繞着本年四月聯合國特別會議：

四月九日「人民日報」社論，以「堅決支持第三世界的正義要求」為題，鼓吹「第三世界已經成為世界人民反對兩霸鬥爭的主力軍」。

同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中發言說：「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兩個超級大國，而是團結起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國人民」。

五月七日周恩來在歡宴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席上講話時說：「當前國際形勢是一派大好，形勢的發展越來越有利於各國人民而不利於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反動派」。談到聯大特別會議時，他說：「會議上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不畏強暴，痛斥兩霸，大長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威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要求徹底改變目前極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係，建立新秩序的正義主張；堅決支持發展中國家對自己的自然資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權；堅決支持發展中國家『個別地或集體地自力更生』發展民族經濟的合理要求；堅決支持發展中國家建立各種原料輸出國組織。進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聯

合鬥爭」。

周恩來鼓吹「形勢大好」時，確已不再使用「革命」字樣。而利用反超大情緒鼓吹資源鬥爭，不能不說是毛共抓到一個好機會，提出一個好題目。這種靈活機動的策略運用，改變了它過去的孤立形勢。然而，除了名詞、用語稍有不同外，基本上又有多少改變？毛共的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蘇，第三世界仍然是它的羣衆。它仍然鼓動貧國對抗富國，開給貧國的經濟處方，仍然是「自力更生」。

四

毛共自稱經濟落後，屬於第三世界，這至少有兩種好處。其一，它和第三世界站在一邊，可藉助它們對美蘇展開三角鬥爭（毛共口稱不做超級大國，實際是希望第三世界捧它做超級大國）；其二，自己落後，對第三世界提不出援助，也就值得原諒。不過，國際政治是現實的，有時爲了達成某種目的，對外援助仍然是必要的。

根據自由世界的資料，截至一九六九年，除共產國家不計外，毛共對亞非拉國家允諾的經援數字爲一〇億零一、八〇〇萬美元，承允的和實際給予的是不相同的。依照當時蘇聯的說法，毛共對新興國家的經濟援助總額大約爲九億盧布，其中已經被利用的約佔總額的四分之一^⑩。

文革期間，毛共援外甚少。一九七〇年隨着笑臉外交及對第三世界的爭取，當年外撥突增至七億九〇〇萬美元，翌（一九七一）年略少，也有四億六、九〇〇萬美元^⑪。一九七二年毛共榜外金額，依美國國務院情報爲五億餘美元，日本駐平記者報導數字則爲四億二、〇〇〇萬美元^⑫。至於一九七三年，據我們所已知的，毛共對尼泊爾有：根據技術援助協定修建水電廠議定書（二、二七），修建加德滿都環城公路的會議紀要（三、二〇），合作修建加德滿都——巴克塔普爾無軌電車工程的會議紀要（三、二七）。對施亞努流亡政權有：毛共向柬埔寨提供經濟援助協定（一、一三），軍事裝備物資無償供給協定（一、一三）。對伊拉克有修建摩蘇爾大橋的會議紀要（一一、二五）。對阿富汗有關於修建巴格拉密棉紡廠的會議紀要（二、一）。對南也門有關於修建馬赫善德——穆卡拉公路的會議紀要（三、二四）。對埃及有撥款修建一座灰砂磚工廠的會議紀要（六、二六）。對蘇丹有在蘇丹

北方省瓦迪哈爾法修建製冰廠、漁船漁網修理廠和冷藏庫的會談紀要(一、二五)。對剛果(布)有：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議定書(五、二四)，毛共向剛果提供貸款協定(七、三〇)。對獅子山有：毛共援助獅子山修建國家體育場的會談紀要(八、三)，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補充議定書(一一、一〇)。對衣索比亞有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議定書(二、二〇)。對盧安達有關於公路糖廠和水稻種植的會談紀要(六、六)。對喀麥隆有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三、二八)。對薩伊有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一、一四)。對馬里有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六、二四)。對上伏塔有：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九、八)，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議定書(一二、三)。對查德有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九、二〇)。對塞內加爾有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一一、二三)。對馬爾他毛共向馬爾他提供發展項目和技術援助的議定書(九、一九)。

以上所舉或係執行原有協定的議定書，其他援助的內容與金額都不詳，具體的數字報導，尚須待諸來日。不過，由種種跡象看來，一九七三年的援外金額已較前減少，而且今後仍有繼續減少趨勢。這自然是有原因的。毛共本非好善樂施的財神，如今它已進入聯合國，和九十多個國家建了交，要爭取的已經爭取到手，它的錢袋自然會慢慢收緊，除了軍事和政治鬥爭的戰略要地之外，就不必再用大量金錢去拉攏了。何況毛共從不諱言自己落後，站在窮國一邊，儘管它的撥款是以糧食、物資、技術人員的薪水、工人的工資等等，一鼓腦兒折合計算，但仍然不是它所能長期負擔的啊！

第三世界國家是毛蘇爭奪的對象。一九七二年接受毛援的國家計三十六國，一九七三年又增加了薩伊、上伏塔、查德、塞內加爾等國，至於援助金額則業見前述。但是，一九五五年與蘇聯有援助關係的發展中國家只有兩個，一九六〇年時增加到十四國，一九六五年二十八國，一九七〇年四十國，一九七三年四十五國^⑬。據一九七三年六月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報告，截至一九七二年止，蘇聯援外款額已達八二億美元^⑭。此外，從一九五五至一九七二年，蘇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軍事援助約八五億美元。

顯然，毛共對外軍經援助數量，都無法與蘇聯匹敵。它要拉攏第三世界來反對兩霸，也許是反蘇更重於反美，那只好要依靠「政治掛帥」了！

按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世銀的五年發展援助計劃，計總額一二八億五、〇〇〇萬美元，為前五年援助額五〇億三、〇〇〇萬美元的二倍以上，一九七三年度(一九七二年七月至七三年六月)援助額三五億五、四〇〇萬美元，為過去之最高。五年計劃期間的農業部門融資，為前五年的四倍，一九七三年度九億三、八〇〇萬美元，為上年度的一倍以上^⑮。這些都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但共產國家對此不感興趣。它們的撥款也不是配合受援國的整個經建計劃來使用，而是對若干單獨項目的援助，那樣逐項標明援助來源的作法，是為便於宣傳。

根據蘇聯自己的說法，它從經濟、技術上協助新興國家建成或正在新建的大約一千個工業企業^⑯。目前它的商船向一百多個國家的一千一百個海港航行，同四十個亞非拉國家建立了海運線^⑰。

蘇聯有時又以「經互會」為單位來從事宣傳，它說：蘇聯和其他經互會國家，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計劃和建設新企業，總共已提供了一一〇億盧布的貸款^⑱。近二十年來，經互會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工業設備供應量增加了十六倍，目前亞非拉六十三個國家得到蘇聯和其他經互會國家的經濟援助。單是去年它們就簽訂了幫助這些年輕國家建設各種企業和發展國民經濟項目的一三〇個新協定^⑲。

蘇聯和其他經互會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無論在數量上或效果上，都遠遜於自由國家的同樣援助。而且，毛共指責蘇修通過所謂「經援」和「軍援」，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瘋狂的掠奪和剝削。它通過貸款和「援」助項目逐步打入和操縱受援國的「關鍵性經濟部門」^⑳。正當聯大特別會議討論資源與發展問題時，毛共特別渲染「超級大國和帝國主義依賴第三世界原料情況」^㉑，指責蘇修也在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的原料，以便鼓動「第三世界為保衛資源團結戰鬥」^㉒。

蘇聯當然也反唇相譏。它所提出的重要指責，約可歸納為：毛共的經援雷聲大、雨點小，答應的多，給予的少，且附有條件(毛共并不遵守自己的八原則)；毛共援建的工業項目規模小、效率差；毛共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實際也是一種掠奪。茲略舉例如左：

關於經援，蘇聯說毛共很樂意承擔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義務，但只要已達宣傳效果，它就不忙於履行自己的義務。毛共主要是根據政治上的理

由提供經濟援助，利用來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毛共領導人對那些擁有珍貴的原料資源，並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區佔關鍵性戰略地位的發展中國家，表現出特別大的興趣。爲了在發展中國家取得宣傳上的效果，毛共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就答應給予它們經濟援助，其中包括對非洲的援助在內。根據所簽訂的一些協定，毛共曾答應從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三年，爲他們提供總數爲一八億七、〇〇〇萬美元的貸款，但非洲大陸多數國家只獲得毛共承諾貸款總額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最突出的是六〇年代初期，毛共答應提供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的貸款，實際上除了供給過一小部分輕工業品外，貸款并不曾露面。蘇聯又引用「青年歐洲」雜誌的報導說，毛共答應在一九七一年向非洲國家提供數億美元的貸款，實際只提供了百分之二十。毛共貸款的最低條件，是把款額的一半，用之於購買毛共的消費品，這威脅到第三世界國家年輕民族工業的生存和發展。又說，一九七二年夏，尙比亞商業局代表在「尙比亞時報」上寫道，毛共援建坦尚鐵路的貸款，須用以購買毛共商品，使尙比亞得縮小一系列的民族工業部門，那麼修築這條鐵路又有什麼意義呢？另外，蘇聯又指出，不久以前毛共向馬爾他提供了一筆貸款，「馬爾他時報」把這筆貸款的條件稱爲是掠奪性的。這筆貸款應當用英鎊償還，但必須考慮英鎊對黃金比價的變動。該報着重指出，在目前存在的黃金比價偏高的趨勢下，馬爾他雖然只向毛共借了二〇〇萬英鎊，但到一九八四年開始還債時，就要償還五、九〇〇萬英鎊了。

關於毛共援建工業項目問題，蘇聯說非洲國家的許多機關報抱着一種抱怨的態度，它們認爲毛共參加下建設的那些爲數不多的企業，要麼就是不營利的，它們的商品因爲質量低而找不到銷路，要麼就是過時的，現在就需要把它們現代化。毛共在坦桑尼亞建成的二十個項目中，有十九個項目是虧本的。此外，蘇聯也指責毛共給予第三世界以經濟援助，同時就企圖控制這些國家的個別經濟部門。它援建的企業，要用毛共供應的設備和原料。譬如毛共幫助馬利建設香烟火柴工廠，須要向毛共購買烟草。

關於毛共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據蘇聯說那也暴露出新殖民主義的特點。例如：第一，亞洲國家從毛共進口的工業設備，只佔它對這些國家出口的百分之五。它主要的輸出是紡織品、服裝、鞋類、水果，很明顯的供應這類產品，是不能促進當地國家之工業化的。第二，毛共爲了加速促進進出口，

往往照拋售價格出售商品，如此的競爭，阻礙了第三世界國家民族工業的發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項情況是毛共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平衡問題。南亞國家在同毛共的貿易中，出現了將近五億美元的逆差，非洲國家同毛共的貿易情況也差不多如是。尼日利亞前貿易與工業問題專家蒙格羅就對與毛共貿易表示失望，他指出毛共本可以向尼日利亞購買比現在更多的商品，但是毛共爲了向資本主義國家購買工業設備和貴重的原料，就利用同發展中國家貿易所得的盈餘，去彌補它跟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逆差^②。

六

共黨平日不大說真話，但到它們自己互相指責時，就盡量揭發對方的隱私。因此，我們認爲上述毛蘇互控的種種，乃是可靠的，但都對第三世界不利。

撇開這些不談，如果我們稍加分析，就知道對第三世界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毛共一都無能爲力。

首先，第三世界缺糧，也缺乏促增糧食生產的化學肥料。毛共本身也缺少這些。多年來它一直在大批進口糧食，一九七一年購買小麥三二〇萬噸，一九七二年五〇〇萬噸，一九七三年五五〇萬噸。它正從日本、西歐購置化肥，但距離它本身的需要量還遠得很。

其次，發展中國家今後十年內的經濟成長，需要一五〇億美元的資金^③。但它們的負債額，到一九七一年已累積到七九二億美元。同年發展中國家經由政府或國際機關援助，輸出信用、民間投資等形式流入的資金總額爲一八二億美元，而支付債務就去掉一二二億美元，換言之，流入資金的六七%又因償債而流出。如此看來，爲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有更多的資金流入才行。可是就經援數額言，過去美國對外援助每年平均三五億美元，連同其他民間投資等合計，則每年平均八〇億美元，現今雖已減少，在絕對數額方面仍居世界第一。蘇聯的援外數額業見前述，到一九七二年止已達八二億美元，而毛共總計其承允數額也不過三十億美元左右，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需要而言，實屬杯水車薪。

復次，發展中國家希望改善國際貿易條件，增加輸出，這方面若有成果，才有助其經濟上的自力更生。可是，如前所述，毛共對這些國家的貿易，

在輸出品方面是奪取了它們民族工業的商品市場。而且毛共是靠對它們出超以吸取外匯，好去彌補對先進國家貿易的入超。

最後，毛共鼓動發展中國家用原料作武器，對先進工業國家展開鬥爭。可是，去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中，非洲二十個國家對以色列絕交以支持阿拉伯，自己却無法擺脫石油危機的影響。據美國政府估計，去年先進工業國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約為一〇〇億美元，但後者因石油漲價增加的支出也約為一〇〇億美元。那是說，所謂經援，是從右手流入而從左手流出了。毛共能為它們解決石油問題嗎？不可能。它會應允將原油供應量增加到五〇〇萬噸以引誘日本，結果是雷聲大雨點小，今年供應量仍然是一〇〇萬噸，而價格之高則為世界之冠。據蘇聯說，毛共應允對泰國等供應柴油是別有用心，因為它對斯里蘭卡的同樣要求就置之不理。實在說來，毛共要用它的少量石油作統戰工具，不會對沒有利用價值的對象好善樂施！

毛共「鬥」字當頭的宣傳鼓動，不能真正為第三世界解決經濟問題。它的目標是利用第三世界，而不是為了第三世界！

註①：見「毛選」四卷，一一九一頁。

註②：與此相關聯，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毛共第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中，其對外政策提到「社會主義陣營」時，已刪除過去必然會有的「蘇聯」字樣。

註③：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光明日報」載十日「新華社」聯合國電。

註④：一九五九年「紅旗」第十一期（同年十月一日出版）一五頁。

註⑤：同年十月二日「人民日報」。

註⑥：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載「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復信」。

註⑦：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新華社」平壤電，金日成對哥斯達黎加

駐阿根廷大使稱：「我們第三世界國家……」。

註⑧：八原則文字冗長，充滿宣傳詞句，其要點為：（一）平等互利；（二）不附帶任何條件；（三）無息或低息；（四）自力更生，獨立發展；（五）投資少，收效快；（六）價格公道，品質保證；（七）保證使受援國

人員掌握這種技術；（八）毛共技術人員與受援國技術人員同等待遇。

註⑨：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人民日報」。

註⑩：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莫斯科華語廣播「亞非人民反對毛澤東的方針」。按盧布官價較美元略高。

註⑪：以上自由世界數字，係根據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日文「世界週報」所表列者。

註⑫：日本「朝日新聞」駐平記者所報導數字。又據同一報導，毛共一九七一年援外金額為四億一、〇〇〇萬美元。

註⑬：一九七四年二月號蘇聯「經濟問題」雜誌。

註⑭：另據同年四月十三日香港「大公報」新聞說明欄由伍宗和署名的「蘇修對第三世界的掠奪」報導中透露：「蘇聯在一九七三年向四十多個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援』，貸款總數達五十多億盧布」。

註⑮：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六日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國際開發總署（IDA）、國際金融公司（IFC）發表的年度報告。

註⑯：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北京把帝國主義掠奪亞非拉新興國家的罪行推在蘇聯身上的企圖」。

註⑰：同年五月二日華語廣播新聞中，蘇海運部副部長希爾諾夫語。

註⑱：同年四月十五日華語廣播談話：「鄧小平的惡意煽動與現實」。

註⑲：同年三月二十五日華語廣播談話：「經互會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

註⑳：同⑭。

註㉑：同年四月十二日香港「大公報」國際資料欄載「新華社」報導的標題。

註㉒：同年四月十五日香港「大公報」國際資料欄載「新華社」報導的標題。

註㉓：以上所引蘇聯論點，請參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華語廣播談話：「北京領導對第三世界國家採取的政策」。同月二十日華語廣播評論：「步新殖民主義者的後塵」。五月二十三日華語廣播評論：「北京蠱惑家們的破產」。

註㉔：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時事通訊社」華盛頓報導世界銀行預測同年經濟成長時透露數字。見十九日「日本經濟新聞」。